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十二

戊午孟冬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陝西三邊總督楊應聘題爲抵關聞警急議應  
猝兵將以資戰守事准延綏巡撫董國光咨  
該職移會總兵官杜文煥及催行各道公同  
原任總兵官趙夢麟于各營挑選精壯兵馬  
二千名疋盛甲器械俱全榆林衛見貯大神  
銃威遠滅虜等砲共三百位差委原任守備  
武貴押解于本月二十六日各起行赴遼訖

等因准巡撫陝西李啓元咨移會陝西總兵官祁繼祖臨洮總兵崔振及催行各道該干各營挑選精銳官兵一千四員名內有慣放火砲手一百十六名盔甲器械俱備正馱馬一千三百三十八疋選委固原東路都司佟國祚統領及稱固鎮應援官兵隨營已帶大明砲四位外再查固原衛見貯大將軍天地字號砲六十位并鉛鐵子火藥火線俱全差委把總官段學孔押解俱于本年八月初十

日各起行赴遼訖等因又准巡撫甘肅祁光  
宗咨稱節准總督軍門咨派撥甘肅援遼兵  
馬二千名匹竊惟奴酋犯順天討必加凡爲  
封疆之臣誰無同仇之誼矧

明旨責備甚嚴卽二千兵馬果何措處豈有靳焉  
惟是河西主戰之地邊長兵寡四顧無援且  
今歲自六月中旬銀歹糾兵哨番耽耽虎視  
圍墩捉哨火酋復淪盟蠢動于青海擾我邊  
攻掠我塘馬殺我哨夜南北交訐處處戒嚴

見今各路兵馬分撥沿邊隄防尚不知作何  
結局忽奉援遼之令正值愴皇莫知爲計旣  
不敢以棘難爲辭復不敢以疲弱充數分營  
挑選人情洶洶夫河西卽有健兒不過頻年  
遇虜士稍習兵然亦有顧其身家故擄命不  
惜耳自征播後曾調二千死亡過半而一旦  
使之援遼萬一狡虜乘隙而入地方不無隱  
憂揆時度勢實難取盈今視各道兵馬多寡  
分派會同總兵官李懷信并行各道于各營

挑選慣戰健丁及將官家丁共得一千三百  
有奇隨帶盔甲器械分爲二起頭起選委叅  
將張大紀領六百餘員名匹于本月初二日  
各起行及稱火砲庫貯多係年遠鏽澁不堪  
今于各營摘發滅虜大神湧珠砲五十八位  
并給馱馬俱隨管帶赴遼東聽用等因又准  
巡撫寧夏臧爾勸咨稱先准兵部咨行文寧  
夏總兵官蕭如蕙會同該道及選委叅將李  
永芳于各營挑選精銳官兵一千三百名內

有慣放火砲手一百名盛甲器械俱備正馱  
馬一千二百三十四匹于八月十二日令李永  
芳統領隨營已帶滅虜火砲二十位外又查  
各營庫以見貯大將軍湧珠神砲六十位差  
官劉有廬押解于本月二十二日各起行赴  
遼訖等因各咨由到臣案照先准兵部咨該  
遼東經略楊鎬揭前事本部題議爲照奴酋  
再逞一日而陷我三堡幾同破竹開鐵之藩  
籬盡徹遼瀋之形勢益孤益岌岌乎危在旦



夕矣經略楊鎬請先征兵沿邊各鎮爲目今  
戰守計職部就其部略爲折衷陝西四鎮去  
遼城遠人臣畫守封疆一彼一此不能無分  
畛域徑調其精銳則兵馬自慮空虛空言乎  
召補則錢糧漫無着落宜各鎮有辭于遼耳  
職請立發新餉二十萬差解各鎮延寧甘固  
四鎮共發銀八萬兩總解三邊總督衙門聽  
其分撥所調兵馬之數卽視其發銀總之四  
鎮以六千爲率如經略所請甲馬器械俱備

卽以原任總兵趙夢麟統之亦聽其自帶裨將家丁徑赴經略標下延寧以三十日爲期甘固以五十日爲期其發去銀兩每兵先給安家銀三兩本等月糧草料本鎮卽于額餉內預給一月供其行資而沿途之行糧料草視一衛兵馬應支之數于發去新餉內一頓折給以免逐程關支大率每名安家行糧計費五六兩上下調兵三千餘約費一萬八千其餘銀兩卽以補各鎮調去兵馬價撥兵入

遼卽支遼餉而本鎮之月糧便可另募補額  
之兵矣各兵有內顧者每名月給銀六錢贍  
其家季終類報戶兵二部亦于新餉內照數  
發補等因除具題外事關緊急合咨前去煩  
爲查照酌量某鎮可挑若干卽便會同延寧  
甘固各處巡撫將前項兵將文到速行如數  
挑選精銳甲馬器械俱備令趙夢麟及選驍  
勇廢將分統星馳赴遼應援原題各安家等  
銀本部委官領解亦須時日希卽徑自那給

以便各兵刻日起行候發銀到鎮聽補前數  
一面亟催添註僉書官秉忠柴國柱山海關  
總兵杜松昌平總兵王國棟多帶家丁各火  
速赴任仍將挑選過兵馬器械發過銀兩各  
數目咨部查考又准該部咨題奉

明旨移咨前來臣謂遼事危急卽仰遵

明命查照四鎮兵馬多寡強弱酌量分撥延甘二  
鎮各二千名匹寧固二鎮各一千名匹隨經  
馬上移咨各巡撫衙門會同各總兵官併督

令各該道土緊挑選兵馬及檄催杜松等作  
速馳赴間又准該部咨煩照本部先今題奉  
欽依內事理將主事解經傳解到援兵新餉銀八  
萬兩照數查收即便會同本部司道督令各  
鎮總兵官挑選援兵務要勇敢精銳盔甲器  
械馬匹務各堅利臙壯四鎮援兵若干令原  
任總兵趙夢麟統領或以五百爲一起或多  
至千人爲一起每起選差驍勇善戰不拘見  
任原任將官分押行糧查點原定日期路遠

者稍寬數日總給分領將官賚帶逐程給散  
不致預先花費各將官安家行糧亦照各兵  
事例仍嚴飭統兵官必須恩威並濟毋得尅  
減軍糧各要嚴行鈐束不致沿途騷擾如違  
處以軍法各星夜兼程赴遼又准該部咨煩  
照轉行各該巡撫衙門先將延綏一鎮兵馬  
挑選精銳督令總兵趙夢麟統領依限赴遼  
寧夏甘固兵馬雖係路遙亦要火速調發另  
委分領將官但以驍勇敢戰爲主又准該部

咨煩照轉行各巡撫衙門各營路所貯大將  
軍虎蹲砲共借二三百位逐程解運至遼以  
濟急需隨卽製造補數卽于解主事解去新  
餉內開銷希將借發數目咨部查考又准該  
部咨煩照轉行巡撫衙門卽查張大紀汪海  
龍等果係慣經戰陣或習熟火器卽于中挑  
選數員責令管押援兵前來其滅虜大將軍  
砲更希查照前咨如數借發併挑善放砲手  
一二百名俱發施行准此俱經屢咨分投飛

催急如星火續該主事解經傳押解新餉銀  
八萬兩至臣亦照原撥各鎮兵馬多寡數目  
分發延甘二鎮各銀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  
兩六錢零寧固二鎮各銀一萬三千三百三  
十三兩三錢零又經差官解運各鎮去後今  
節准前因該臣會同甘肅巡撫初光宗陝西  
巡撫李起元延綏巡撫董國光寧夏巡撫臧  
爾勸爲照奴酋稱亂遼左告急仰奉

宸嚴集兵征討卽時正秋防羽檄交飛臣等議切



在原所有原調兵馬甲仗火砲敢不星火督  
發早期蕩平以仰慰

聖懷雖甘鎮兵馬稍未取盈第本地虜情危急之  
狀與夫防禦之艱撫臣言之詳矣非敢異視  
減縮亦其勢然也且四鎮雖議援兵六千而  
併新起各原任總兵官杜松王國棟官秉忠  
柴國柱趙夢麟等帶去者多至八千有奇固  
稱無馬令其召價值此高秋緊急一時焉能  
措手是以沿邊虜傳內地挑兵東援輒起驕

心妄念情形叵測不但今日在在戒嚴卽從此亦當時時準備茲據各鎮挑發兵馬俱精銳臚壯盔甲器械皆全備堅利其安家月糧各照部議明文給與至行糧草料俱折銀總付領兵官員隨帶沿途給散如用之官吏者補價民間者平買雖其中四鎮事體稍有異同要亦不失部文大意併發長柄牌嚴禁經過去處各要安靜守法不得騷擾生事與火砲沿鐵子火藥砲手俱全各于前項月日督

發起行及于前途催令兼程馳赴已經隨咨  
兵部并經略衙門知會訖仍俟各撫臣查明  
兵馬錢糧等項各的數造冊至日另行咨部  
今將四鎮發完日期合題報

○兵部題爲急補中軍併添設標兵以壯軍威以  
資戰守事職方司案呈准新任遼東巡撫周  
永春揭前事又准戶部咨昨新遼撫有疏欲  
增標兵六千用新餉此覺難行夫新餉暫充  
征討事寧不徵若標兵旣設常在標下散之

既難新餉何繼本部條議七款有杜增餉之  
端已經奉

旨見今力行遼東經制共八萬九千後增二次則  
有十萬之衆挑選九千作標兵餉不必加此  
可嘗行又與新奉

明旨不悖若增標兵用新餉後來定是難繼本部  
何以區處况邊餉燃眉脫巾時恐遼鎮歲用  
軍餉五十二萬餘嘗若捉衿露肘不勝左支  
右吾而額外又增幾千之餉且與近題相悖

本部能之乎且撫臣標兵經略雖帶去撫院  
旣設標兵必發還卽標兵欲多不妨本鎮增  
益蓋闔鎮之兵悉屬撫院調度就中裒益似  
爲便計亦屬可久咨兵部覆疏時酌之等因  
到司奉此初照遼撫召募標兵欲精強以固  
封疆其慮深長其計可久但用新餉則非長  
久之策蓋新餉原係支應援兵奴酋結局卽  
爲停止若停止之後而新撫所募之兵將並  
散之乎抑還在標下乎今蒙本部酌議聽其

選補查得舊餉遼兵月糧亦各厚薄不同合  
無將新補標兵准從其厚俱入舊餉內支給  
卽以補原欠之額則目下不增兵異日不加  
餉誠爲便計合無知會兵部酌覆案呈到部  
煩爲查照施行等因爲照遼撫所舉許定國  
者雄負七尺之軀雅有兼人之力臣部試其  
謀略弓馬亦儘可用但查本官原非實職難  
以大破格例除中軍另選補外應加以守備  
職銜團練標下兵馬待後有功績另議至於

標兵一節在各鎮有可援之例在本鎮當多  
事之秋轅門重地難令空虛應于原設一千  
二百名之外再補一千八百名共足三千方  
可以成管制其各軍月糧合依戶部咨議俱  
于該鎮額餉內支用蓋該鎮之兵向多缺伍  
移緩就急儘可通融如此則兵常存而餉常  
繼實經久可行之便計也既往揭咨前來相  
應酌議題請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餉厝處宜多部覆檢

發宜早懇乞

聖明特下前疏以裕軍儲以竟成功事山東清吏  
司案呈竊照遼之始發難也我

皇上雷霆有赫撻伐用張立

勅廷臣令議兵餉一再議而僅得二百三十萬如  
此乎措處之難也先後解發者已及一百六  
十萬見存者僅南部之十五萬北兵工之六  
十萬大征未舉而支銷已盡如此乎接濟之  
難也頃雖有加派田畝一疏然遠在數千里



之外竭天下之物力不足供半年之支則今日之遼餉可遂言充足乎南京浙江山東四川之調發一切安家行糧及海運糶本若徒取之解部額餉九邊不虞匱詘乎此萬分難行者而况益以京軍外調之行糧遼左賞功之特典太倉之困日不可支矣前科臣官應震條議十四條蓋深慮遼兵結局無期遼餉支銷易盡集思借箸爲

國家襄大計耳業于前月初一日具覆

上請至今未蒙批發相應再催案呈到部看得遼  
左用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必有如林如虎  
之將士而後可奏蕩平之績又必有如京如  
坻之儲蓄而後可壯敵愾之威今兵雖集而  
征調方新進兵之期何日餉已靡而餽運不  
繼克捷之效何時轉盼冬深寒沍窮邊旅卒  
戰瘁師老財匱尤當預計語曰有備無患今  
已晚矣正宜爲之急圖臣前據科臣官應震  
臚列措餉諸款酌議具覆事在可行似無容

遲疑而留難者敢再備列以請除河工原借銀淮安倉四稅銀各省直協濟銀俱題

明旨無容再贅外如南兵部之庫貯操江之存剩後湖之贖鍰滁州行太僕寺之馬價河道之餘積山東河南漕折之扣存兩淮庫之餘鹽及河工銀此七款者多寡不同均皆朝廷之賦取解與自解不同均皆臣公心故臣前疏欲於南兵部河道衙門各借解二十萬兩其餘分行咨劄聽其酌解一半正不欲盡人之

情而待諸臣之自盡耳若各鈔關之節省贏  
餘另批起解各省直無碍之搜括有無臣部  
及該科互相查叅兩殿中書之設差以風援  
納士民輸助比照山西賑荒事例酌量舉行  
積土成山積水成川當事急星火之時值勢  
窮衿肘之際毋謂纖細無補合之皆天府之  
錙銖而軍士之醪醴也况其中又無毫毛滯  
碍之事儘可見之施行者哉夫遼之初警也

明旨屢頒

皇上惟恐臣部議處之不多今虜未平䟽覆且稽  
皇上豈故欲臣部措處之不足臣固知

皇上必蚤計而熟慮於此矣伏乞

皇上念征討事大寧使時糗時芻饒備于今日毋  
致呼庚呼癸掣肘於他時速將前䟽蚤賜檢  
發庶糧餉充而兵威壯醜虜殲而疆圉寧國  
恥可雪而

宗社生靈可享太平有道之長矣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遼事撻伐方殷朝政

用人爲要懇祈

聖明大奮乾斷力破積習亟圖收拾以自爲

社稷封疆大計事職至愚極陋文質無所底猥蒙  
不棄拔置掖垣以五載冷官抱一腔熱血所  
願常在左右拾補闕遺其本懷也不謂潞府  
剪桐之役承乏及臣業已

陛辭矣候冊旬餘尚未就道緘嘿旣非靖獻之志  
撫拾祗滋雷同之羞旣不及深言詳論以匡  
時難亦不必極論危言以聳

聖德職兵垣也在兵言兵無先遼事遼外侮也自  
侮人侮當圖內修試陳遼左向來之情形併  
獻職愚一得之葑菲以祈

聖明採擇可乎夫夷狄之患何代無之然不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備其來耳粵自奴酋犯順警  
報初傳

主上厯宵旰之憂臣工畫兵食之箸經略起矣廢  
將用矣議兵則召募不足更調之四方矣議  
餉則外湊不足更發內帑十萬矣此時

聖心何等傲揚神氣何等振揚縛奴酋之頸而雪  
喪敗之耻豈云難事無柰張儒紳之言一入  
而一切談遼事輒高閣束之肘後置之矣夷  
書淖謾不見怒形于色酋勢猖狂猶且談笑  
而道尋致三堡之陷沒浸至清河之失守僵  
尸載道哭聲振天可憐有限蒼生盡填無窮  
黑浪鬣陽空城而遁寬奠奪門欲逃經略甘  
心張許之節道臣恐蹈前道之續鎮臣計決  
一戰以見先人于地下其勢誠亟而其情誠



可悲矣乃未幾穀陽之捷抑何稍稍矜詡也  
雖天奪奴魄未敢長驅不可謂非賀世賢一  
戰之力較之一二懦將觀望躲閃自應優錄  
而以失事之牘幾成叙功之章不有經略得  
不償失之語則功罪不幾溷淆乎且奴酋之  
舉動又何狡甚而叵測也清河被尅之後亦  
旣兩閱月矣一見於朝鮮偵探之言則云兵  
至遼廣不戰而過且向

皇都矣再見于生員回鄉之稟則云先捨某處起

號天命元年要來遼陽建都矣而又徧差奸  
細打探兵馬沿邊下營徧臨內地種種情形  
不一而足蹇雖驚斂究必鴟張是其心何嘗  
一刻忘中國哉頃幸尚方賜而威令肅鎮撫  
推而事權一大將集而軍容整懦將逮而人  
心快撫順七十之首功聊足吐氣乃蠻七營  
之納款最合兵機乘此時而厚集兵力分路  
進勦豈待再計而后決哉顧于此有機焉斲  
于持重不斲于輕率于此有謀焉斲于萬全

不斲于罅漏大將多則有傾軋之患何以調  
和之而使同心爲國無復循我形骸之嫌士  
卒衆則有渙散之虞何以鼓舞之而使擗命  
殺敵無復恇怯退縮之弊要害如三岔河等  
口何以防守而使酋之不我窺曠圯如遼陽  
開原等城何以綢繆而使我之有所恃屬國  
可用也當作何刻期並進效常山之蛇勢以  
掣其肘反間可行也當作何斫樹白書懸通  
侯之賞以遘其頭土著可練也當作何編甲

言述石畫 卷之十一  
一  
派丁寓兵于農補忘羊之牢以備調遣總皆  
兵法之奇正應由經略之權衡而尤必兢兢  
業業勿怠勿荒毋以小捷爲可喜毋以虜款  
爲可恃知彼知己足兵足食而后舉事庶可  
萬不一失耳邇有使遼回者語及遼陽城大  
多圯最難防守且人情泛泛上下泄泄宴會  
作戲若無事然職一聞之不覺骨慄昔亞夫  
將兵細柳文帝勞之至按轡徐行遂稱之曰  
真將軍也乃壩上棘門則兒戲耳由昔觀今

疆場何等時哉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寇在門  
庭患切剝膚卽朝夕嘗膽卧薪竭蹶幹蠱猶  
恐無以振積習杜釁孽而玩愒若此何以示  
衆恐奴酋有以窺我矣雖兵家有強而示之  
以弱實而示之以虛者經略責專征代或有  
妙用而防微杜漸不能不于疆場之臣有厚  
望也近日伏讀

明旨允調兵矣允派餉矣諭兩部湊銀犒賞矣

王言一布懽聲四達挾纊投繆攘臂超距此最

激發人心撻伐奴酋之第一大關竅也始信  
聖心未嘗一日忘遼事伏祈念遼事猝難結局多  
兵必須添餉司農之加派尚須歲月兵家之  
舉事要在呼吸捐宮中朽蠹之積濟大倉搜  
索之窮以之運餉而餉足以之募兵而兵集  
有不立縛奴酋于

闕下而致其死命者職不信也况事平之後天  
下之財孰非君財卽以征派還庫亦易易者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願

皇上熟籌之也然而根本之計不在邊陲在朝廷  
戰勝之機不在捷伐斯張而在任人圖治汲

聖山黠寢淮南之謀韓范落西賊之膽有張綱之

俞益埋輪而豺狼屏跡有李勉之彈文而朝廷始

聖禮尊用人明效亦旣彰彰較著矣而以觀于今

日何如也政本抱孤掌之鳴卿貳切晨星之

歎總憲懸缺已久部院起事徒煩栢署塵埋

嚙聖梧扉畫局大非盛世景象難爲夷虜觀瞻卽

就微職一咨言之治內治外均之效勞王事

爰留選久已疏名

御座而一拋數載萬里九闈空嘆清河徒嗟人壽

致令侯者去而去者來大非隨考隨下之舊

後者先而先者後頓失依資依序之常總由

聖斷稽延遂至今命顛倒然觀

俞綸頻渙足窺

聖心無他乘其機而將順之有差卽註有缺卽題

是又在職司用人者矣然職猶不無奢望于

皇上也說者謂年來行取不舉考選不下皆



皇上厭薄言官多言所致夫官以言名多多益善  
第不宜妄與躁耳職憶癸丑輯瑞入都每見  
議論紛紜是非無主寧直

皇上厭惡卽職等亦抱不平焉賴

社稷有寧君子道長宇宙廓清世界寧泰試觀近  
日言路諸臣填籛迭奏鸞鳳齊鳴言言憂國  
籌邊念念匡時致主爭雖如虎好實鳴嚶職  
等亦以爲遭逢盛際可相安無事以養和平  
而無柰世道不醇人心好異喜事生事之徒

言遊研書 卷之十二 三  
既有以立其標而樹其幟無識無骨之輩復  
有以鼓其燄而揚其波納賄招權陽附正人  
而陰逐邪徑插盟結社顯持公論而暗營私  
圖負氣岸者假建言爲護身之符祇覺面目  
可憎甘願指者借效忠爲藏垢之藪不顧鷹  
犬堪羞躍冶者不祥旣已蒙面而去伏戎者  
在莽將無捲土而來驛路揚揚尚傲天官之  
步里閤詡詡定驕監子之名殉爲世道隱憂  
可無隄防早慮所宜亟允侯

命臺省諸臣以充任使以沛昌言譬之大明當天則魑魅退舍猛獸在山則藜藿不採邪正消長世道否泰之一機括也至于借差補官總屬變體因差用人不無後時卽如桐封大典展親特恩而以陽盛舉行之期延至秋肅凋落之日人屢更換事多參差兼以夜半傳宣遂至倉皇無序不見鹵薄之設全無糾察之儀目擊愴心興言短氣

祖宗典制其謂之何此又在

皇上稍一動念便自改觀非甚高遠難行也抑職  
因是而于輔臣有遺議焉昔漢高祖定天下  
叙丞相蕭何爲功臣第一謂其發縱指示計  
戶轉漕輓輸不絕也宋太祖時丞相趙普欲  
用某人爲某官不合上意執奏至再上怒取  
其奏裂壞投地普顏色自若取拾奏歸補牘  
復進上乃悟用之兩臣相業炳燿千秋想亦  
輔臣所景行而仰止者也當遼事初闕朝端  
如沸輔臣果立稟嚴旨數道逮一庸撫重處

一二儒帥而又朝夕叩

闈請多發帑金增餉募兵遼事或不至決裂至此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惟此時爲然矣至以人事君大臣之責從來未有不下之考選而有之自今日始從來未有三資並候之言官而有之自輔臣當國始此果出自

聖意而輔臣不能挽回耶羽書旁午未見指示運輸之功班行消索未聞補續執奏之力雖重熙累洽較之天造草昧者自難同日而語然

籌邊研畫 卷之十二  
兵機人才今古一揆輔臣而有味乎職之言也當勿令二賢專美于前矣

○兵部題爲夷情事據直隸巡按潘汝禎題近關報有虜警內地防守當嚴又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患切剝膚憂深恤緯又總督汪可受咨爲遵

旨添設雄關大帥的議建置事宜內稱山海爲薊遼門戶關係甚重目今須得一大將彈壓之兼爲遼左聲援又該順天府巡撫劉日梧咨

同前事各到部隨將撥軍防薊一節行准協  
理京營戎政尚書薛三才咨稱會同總督京  
營忻城伯趙世新卷照先該順天王御史題  
撥京軍于古北喜峯出防已經撥發一營去  
後今巡關潘御史復以遼事告急薊門將士  
鱗次東移而山海以西一片石等四處險要  
須兵防守議再發京兵移駐彼地誠爲固圉  
急計但京營爲國禁旅捍衛宜周近且不滿  
十萬况京軍原不遠出有倣急出防亦不得

越薊門等處載在戎政事宜可考今夷情告  
急固難拘于舊例緣前調發五軍二營戰兵  
一枝分防中西二協則薊東一協合遣戰兵  
半枝往戍其地所有用遣營分輪該神樞二  
管行令挑選一千五百名前去爲照該營叅  
將久缺未推查得神樞四營遊擊毛有倫素  
習韜鈴善束部伍卽將本官以原銜改調二  
營管練勇叅將前二出防遺下員缺速行推  
補及照將官中千把總養廉素薄與軍選出



防惟恃行糧糊口彼中各鎮班軍每軍月給  
四斗五升以月糧原厚且有贍軍幫貼足供  
旅費今京軍月糧一石時價止值三錢贍家  
尚且不足則行糧一升五合止折銀一分五  
毫不足以供日食且防守處所皆係窮邊米  
珠薪桂夫援遼軍士業該部議于行糧外日  
給三分京軍防薊者卽不得此援遼軍士亦  
應酌量增給俾古北喜峰及今出防軍士均  
無枵腹之虞其叅將應領

勅書旗牌亦照叅將鮑承先例一體請給合用盛  
甲器械旗幟備行副將查發除發餉備用聽  
戶部酌覆外爲照山海關爲薊遼咽喉京師  
門戶故議設大將控嶮而守蓋重之也今大  
將東援官兵盡掃一空矣夫在無事時且當  
爲有事之備况茲多事日豈宜緩先事之圖  
關臣按臣議欲留將發兵誠爲長慮而督撫  
二臣亦以咨請皆綢繆至計也合無將原起  
總兵官柴國柱移駐山海暫爲處守且見寓

永平更爲近便不惟關門恃以無恐而內可  
以捍薊外可以援遼亦併得其一臂之力矣  
其出防兵馬應照京營原議撥發一千五百  
名聽營將毛有倫領戍外再于薊鎮督撫標  
下各發兵一千名令該關總兵統領防援俱  
候入衛邊兵募補完日撤放歸伍查京軍行  
糧每日一分五毫委不足用以應于原議之  
外加給銀二分以資軍食總之發兵至再良  
非得已蓋以根本爲慮則薊兵不宜調京營

尤不宜調是謂居重以馭輕以門戶爲防則  
薊當遣兵京營亦當遣兵是謂捍外以衛內  
此時之不得不然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遊  
擊吳自勉亦應照督撫之議准其專管山海  
路事至于按臣所議石門等處擇用戰將以  
資犄角應聽該管督撫酌量調用庶重關絕  
窺伺之儆而陵京獲鞏固之安矣合侯

命下將柴國柱以原官留駐山海關無事當關鎮  
守有事東西策應吳自然照依新推遊擊職

銜仍管山海關叅將事統領額兵防守信地  
如該關兵馬已赴援遼卽宜作速召補遊擊  
毛有倫以原官調管神樞二營管練勇叅將  
事統領本營軍馬一千五百名前赴薊鎮聽  
該鎮督撫節制調遣再照薊門乃肘腋之地  
關係爲重凡抽調缺伍軍丁務要作速募補  
孤冲處所萬分嚴備一應設防事宜悉令督  
撫相機料理施行臣等未敢擅便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黠酋撻伐萬分難已餉

宜厚集毫無所待懇乞

聖明亟下加派例議以濟軍需以彰國威事山東  
司案呈到部竊惟奴酋犯順中國之耻

王愾所必加天討所不赦人人而念之矣卽其  
桀驁素謀來屢得志苟非我厚聲實以挫彼  
狂鋒則彼將益肆跳梁而窺我內地必然之  
勢人人而覩矣故兵威不可不大震則糧餉  
不可不預備今日大庾空虛那借搜括已窮  
寧能宴然而處哉臣等蒿目而思蓋有權行

加派一策亦往年征播征倭之所例行也而  
遼東新撫臣周永春疏先得之且通國輿論  
亦既同矣頃者臣部條上加派事宜照會計  
錄萬曆六年所定省直田土畝數勿論優免  
不優免人戶各照田畝每畝權以三厘五毫  
起派除貴州地磽目下剿苗不宜加派外又  
湖廣及淮安府田土派額獨多似屬偏重俱  
爲酌派通計省直實派額銀共二百萬三十  
一兩四錢三分八厘四毫一絲其間厝置惟

皇清通志 卷之十二 三十七  
欲撫按督率司府司府督率州縣辦土物高  
下而衷其平別則式等差而成其準勿令有  
偏枯之形明出榜示于通衢刻給單例于納  
戶每畝毫厘不許指稱多派事寧題止不許  
過後仍徵慮國慮民兩有卻顧祇爲揆之事  
勢萬萬在不得已質之人情萬萬似在可行  
乃佇候半月有餘未奉

俞旨

皇上尚以此時爲得已乎日遼東按臣陳王庭爲



東夷分道入犯官軍奮勇截殺一䟽雖云報  
中國之耻然未敢言奴酋不來可以忘備聲  
罪致討可以或緩識其勢而亟圖正惟此時  
觀其䟽末云賊雖暫遁勢必再逞爲今之計  
惟有厚集兵餉乘勢撻伐倘機不聯續狡賊  
生心大決裂矣又云新餉計兵計日屈指可  
盡又云仍令在廷諸臣從長計處再行添兵  
益餉則遼左在安危之間舉兵在勝負之際  
者臣讀未終瞿然骨竦臣前䟽中故謂事在

急迫勢難少待限文到日卽將見在司府貯  
庫銀兩星速那解隨爲派補庶濟燃眉如是  
尚虞其或緩

皇上猶更緩置之乎當此急而可圖之時

皇上恒意其緩闔外以機宜請不早決臣部以計  
處請不早行及至緩不及事

皇上方以爲急此時雖下督責之令便解見貯之  
儲而四方道理悠遠文移轉折耽延猝難立  
至束手何策強寇在前三軍枵腹真大決裂

禍曷忍言前奉

旨云務使軍餉不缺紆東顧之憂而有請不得軍  
餉何由而不缺謹亟補牘催懇伏乞

皇上留神立賜俞允施行

○江西巡按張銓題爲遼將死事不同臣疏持議  
非刻謹再剖明以質公論以祈

聖鑒事項接卽報見遼東經略楊鎬報清河亾失  
疏中有云以張承胤之死已蒙

賜恤者尚有臺臣之駁其言蓋指職也職先是

言述石畫 卷之一 二  
疏論遼事內有張承胤喪師辱國不宜褒贈  
之語職何仇于承胤哉蓋引春秋之義以責  
覆軍之將爾而鎬遂借職言併欲沒鄒儲賢  
張旆死節之忠則職實不得其解蓋死一也  
而所以死者不同有力屈而死者有潰散而  
死者有慷慨仗義而死者有窮蹙喪元而死  
者有死而繫綱常之重者有死而貽社稷之  
羞者承胤于數者何居乎承胤不知奴之佯  
遁以誘我而輕進取敗是謂無謀猝與敵遇

方始分營行列錯亂敵遂得而乘之是謂無  
法古尚有張空拳冒白刃者承胤率數千之  
衆不能竭力死戰而束手待斃是謂無勇然  
則承胤之死亦何足惜所惜者以無辜卒旅  
而委之鋒鏑至今白骨成丘環泣遼水者伊  
誰之咎也職請借往事爲喻趙括長平之役  
其母請免從坐則是敗軍之將法且戮及其  
家未聞優恤也好水川之敗任福揮鐵簡力  
戰而死而韓琦自表貶秩不聞爲福請恤也

承胤之子何以獨異于趙括之母而爲鎬者  
豈以韓琦爲不足法乎大凡論功罪者必以  
朱子綱目爲準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死之  
曰戰死曰敗沒死之者予之也戰死者功罪  
半也敗沒則直貶之爾若承胤者固當在敗  
沒之例者也執此以定功罪則承胤之死宜  
恤乎不宜恤乎總之職只以喪師辱國四字  
定承胤之案恐千萬世而下不能易也若張  
旆果以力戰而死鄒儲賢果以罵賊而死卽

羅仕信洛水之忠顏杲卿常山之節詎能過  
之而鎬妄引職言責以不能全城之過則謬  
甚矣鎬智人也豈不辨此然而爲此言者職  
知之矣鎬蓋欲加職以掩抑死節之名謂上  
負

聖主褒忠之典而下解將士効命之心因職之一  
言起也夫職不嘗謂梁汝貴頗廷相之當優  
恤乎職何嘗過責于死節者乎至謂已蒙優  
恤職尚駁之則職發疏之時固不知已有

明旨也且使職言不謬則以是非之公佐

聖明刑賞之用亦職分當然何遂當緘口結舌哉

鎬之詞若無意而暗伏深機知二臣之節必

聖主錄而故謬其辭怒職言之相左而陽引爲証

其用術巧矣而所以加職者亦至矣職實饒

舌以自取此若鎬果能制奴酋之死命則職

方且翹首摧陷之功以爲社稷稱慶鎬又何

必介介于職言哉然而職自用職議鎬自用

鎬法坐營敗死而歸咎身肥援將逗遛而及



于寬政鎬之用法如此又何怪以職言爲非也鎬方受事行間肩荷重任國家安危實倚賴之職亦何敢求多于鎬但鎬不當自恃其智以機鋒中職職不得不爲剖折若鎬借職言而圖爲脫卸之地則職罪滋大職自此絕口不談遼事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

聖諭屢勤師期將及謹再敷陳末議以贊

廟謨以靖疆場事臣猥以衰庸叨任樞務適當

奴酋發難夙夜靡皇受任之日曾有啓事上  
陳未蒙批發臣因不敢再瀆茲誦

明旨于議兵則諭以各鎮兵馬作速挑選精銳如  
數調發于議將則諭以該鎮待援甚急諸將  
嚴催作速抵鎮于議餉則諭以虜氛未息軍  
餉不敷各省直依限卽解不得遲延而臣又  
親奉

宸諭曰師期已近捷伐將行益攄敵愾之忠早奏  
蕩平之績臣始瞿然思懼也屬以逆奴猖獗

上厯焦勞凡茲轉餉籌兵勝略皆奉神謨

膚斷以周旋而今諸務漸集誓師在邇凡在率土  
誼切枕戈而臣實司兵敢忘借箸除旗鼓接  
于郊原機宜聽之闔外者臣不敢遙度以掣  
諸臣之肘外所有一二管見略爲東事之助  
謹臚列于左惟

聖明賜採納焉

一曰明部署之分夫將不知兵以卒予敵而技  
各有長地各有勝用各有方略則兵家尚之

諸將知兵者非乏而部分未定恐生規避如  
何人可將騎何人可將車孰可統全隊孰可  
領奇兵他若平夷險阻山川原隰之不同科  
南兵北兵土漢木舍之不同習皆須委任得  
宜責成有定庶人不違所長而地各自爲戰  
乃陳師鞠旅之第一議也此外若北關旣欲  
從征作何統護而使有固志朝鮮旣已頒  
勅作何督率而俾無兩心此則在事諸臣不可不

一一講究者伏候

聖裁

一曰聯輔車之勢師克作和臣嘗言之而猶未  
及臨敵事也宿野援桴安危攸係儻諸將居  
恒抗相軋之顏未成功而先嫉勝已臨事作  
自雄之斷臨赴敵而各適爲心則耦俱多猜  
彼此衡決師貞大戒恒必由之然今日之事  
君事也信賞必罰軍事也諸將宜敦鵠鴿之  
大義共聯唇齒之和衷前矛後勁如出一人  
顧首顧尾不分兩事假如某人某地克敵除

本人功次以外覈勘某將應援某隊協助某城柵互爲犄角某遊兵互相牽制分別等差一槩議賞至若某人某地敗衄亦除本人情罪外如勢可援助而袖手旁觀力能拒遏而掉臂引避者誅罰仍均受之則羣帥之心力齊而絕塞孤軍亦父子兄弟之師也不然張旆鄒儲賢之事非炯鑒乎伏候

聖裁

一曰開受降之途自奴酋攻陷撫順清河諸城

屠戮數萬虜掠倍之

皇上不惜徵兵集餉蓋以拯危遼之赤子非欲擒  
獮之也遼兵怯死而從敵豈無故國之思奴  
酋芥視而虜使已造歐淵之釁故臨敵而擒  
之則京觀之骸骨也設法以招之則玄菟之  
旄倪也且招得一人奴便少一人之勢况中  
有才黠之徒豈無思得當而報漢乘機會以  
圖賊者則招降一節猶今日之上策矣經略  
諸臣宜亟下一令凡遼人被虜者悉聽歸復

臨陣倒戈卽與殺敵同賞其能就中擒斬報  
功者比軍前更從優叙則遼民不重被慘戮  
而所全於脅從者亦多矣昔人有射書而城  
下者其義若此當時平播諸臣亦有預布銀  
牌以廣降格之法在可做而行也伏候

聖裁

一曰守葦橋之險遼左自舊遼陽失守以來委  
虜帳于腹心紆邊途以七百里而徒恃三岔  
河之葦橋爲門戶一線蓋要地也設有他虞



東西便成異域成化以來每議復舊城不可  
得而先臣馬文升遂有設守葦橋之議况風  
聞奴酋有燒絕浮橋之說雖狙蠹之智未必  
能然而鴟鴞之謀在所當備目今西虜受款  
疆事可爲宜早爲桑土之籌勿致延門庭之  
寇或沿河要害築添城堡或據水設防增置  
營壘俾河海之津梁永固東西之聲息常通  
事若迂緩而要宜先扼者也伏候

聖裁

聖一曰懸重賞之格昔賢云賞罰不明雖唐虞不能治天下况三軍之勇怯全在誅賞之權衡皇上軫念從征將士特沛金錢二十萬赴軍前犒賞蓋已驩騰甲馬威憚匈奴矣惟是奴酋罪逆較諸虜爲深殲彼渠魁非重賞不可應于舉事前早懸賞格有能擒斬奴酋者不恡十萬通侯之賜其小酋首頭目以下比常格倍之若孤犛軍卒降附夷丁不愿陞願賞者撫按勘實立取軍前銀兩從重加賚不必展轉

待報以阻軍心至沿邊屬夷如北關等果能  
芟夷其黨類卽應封植于吾圉而勅以原

勅官以原官中朝無爽令也其他如叛人反正卽  
開不死之條醜類投明亦與論功之典當茲  
大役將興不妨爲殊常特舉則勇夫倍出而  
區區酋首不足膏吾鉞矣伏候

聖裁以上諸款臣不敢爲高論期可見諸施行亦  
不敢蔓爲支詞冀少收乎實効總之彼已之  
形未定宜先守而後攻兵食之計漸克宜先

計而後戰數月之間機局各異故臣再言若  
此至臨機應卒遲速變化事在彼中者臣終  
不敢置喙惟願與當事諸臣共勉旃也奉

聖旨這取奏諸款皆征虜要務都依擬行諸將奉  
命出師義同一體務要併力齊心共圖滅賊有功  
同賞有罪同罰如有相忌相傾及爭功債事  
的經略監軍叅來重處决不輕貸其應賞一  
節還着經略衙門議定條格出榜曉諭以示  
鼓舞朝廷懋賞酬勛決無爽令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爲畿民疲累至極加派重  
困難堪懇乞

聖慈俯念根本重地特賜允免以杜亂萌事頃戶  
部咨爲遼事憂危孔亟遼餉計足宜周敬循  
征倭征播加派往例各該道府州縣各依見  
在本轄田土畝額攤均派勿論優免每畝加  
征三厘五毫以充遼餉事寧停止等因准此  
看得遼難方稔徵發已遍于域中師老財匱  
轉輸更苦于澤竭當事諸臣畢智殫慮力詘

計窮遂謀及于加派若曰剜肉療饑姑以救  
目前云爾然而加派非美也甚非全盛之世  
所宜有也卽皇皇

天語亦肫肫于此然萬不得已之中亦須有本末  
輕重之分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蓋言王國爲天下根本視四方  
綦重而當民勞之後加惠必先其爲慮深且  
遠矣順永二府固股肱郡也與遼爲唇齒遼  
難初發震驚在隣四方未及聞之此中已先

受擾攘之害矣四月迄今征發頻仍至軍興  
倚辦有加無已帑藏摻括無餘民間皮毛都  
盡臣前疏已備陳之其當先出關而首櫻酋  
難者如叅將張旆死事于清河千總何良有  
兄弟橫尸趙慶父子殞命二千徒卒盡膏原  
野皆薊之兵將也援師在途薊又不幸爲遼  
咽喉十萬之衆有一不由薊門者乎所至殘  
掠貪淫巷哭戶閉暴橫甚於夷虜臣前疏已  
叅論之此後源源而來尚未盡戒前車也馬

全書通考卷之十二  
三九  
不足則索及養馬夫不足則役及民丁薊東  
各驛夫車輛皆已加增銀兩薊西則俱派及  
富戶蓋雖未有加派之名而已有加派之實  
特未敢以上聞耳夫同一王民也薊何獨投  
之湯火同一援遼也薊何獨厚之毒痛

皇上試一動念忍于此地此時而猶然加派以重  
踏之乎昔漢高以豐沛湯沐令其民世世無  
所與而我

太祖念渡江開創之地特免太平應天諸路之租



加意根本後先一轍

皇上每事效法

祖宗卽不能全蠲全免奈何于輦轂遺黎不一從  
寬政也不期當此干戈驛騷之日小民已幾  
無生之心而重以加派橫征之苦肘腋恐難  
免意外之患彌禍消釁是在

皇上一圖維間耳夫損壞數萬于三百萬之中不  
足有無而蠲重征于重困之後更稱異數况  
挈畿輔以提衡四方其本末輕重之辨更難

膠柱而例視乎伏乞

勅下戶部再爲酌議免此一隅以鞏

陵京以重根本小民幸甚

○戶科叅看得加派非盛世事也因遼餉而加派  
萬不得已也夫遼事燃眉方謂部䟽一取

旨而凡誼切同仇者直爲是廩廩遵行矣乃順天  
巡撫䟽忽以蠲免請此地方官爲地方計誰  
皇土曰不宜第獨慮他省直尤而效之長此曷已  
將加派祇爲道旁之築而遼餉且艱無米之

炊矣如曰順永二郡爲股肱郡則保定不亦  
爲股肱郡耶如曰援師在途薊不幸爲遼咽  
喉十萬之衆當盡由薊門則宣大山西七鎮  
兵楚浙蜀黔四省兵不皆有經過之地耶職  
謂請免之例萬不可開獨是愚職所念者巡  
撫疏稱薊遼爲唇齒遼難初發震驚在隣其  
當先出關首死大難者有張旆何良有趙慶  
父子兄弟諸人併健卒二千盡膏原野夫誰  
非兵將乎而非常慘禍薊獨偏受且馬則索

及養馬夫則役及民丁驛遞車輛則有派軍  
器打造則有派種種波累皆薊所獨也或原  
派數內姑准一二量從緩徵他省自不得援  
以爲例者抄出酌之

○南京河南道御史郭一鶚題爲遼左地震足虞  
祖陵鳴震又見萬祈

聖明猛圖修省亟復舊制下考選諸臣以備緩急  
以保治安事臣待罪畱臺念切時艱先閱頴  
州道賈之鳳申文天鳴地震在

祖陵左右者六月二十三日巳時事也巳閱邸抄  
遼東經略楊鎬奏遼三處地震同時屋墻傾  
動者八月十三日辰時事也夫報皆有據變  
豈虛生天心

祖陵所以仁愛我

皇上出怪異警告之者亦旣殷矣此時

宸衷乾惕應所當先外廷任人尤難再緩重揆地  
而點用二三閣輔廣羽翼而盡補南北元僚  
誠今日之急務至備奔走禦侮之員身封駁

糾彈之任候

命六年諸臣與近時考選諸臣

皇上儻一日用之布列侍從預備防禦當不候臣  
詞之畢矣何者自癸丑一浴不下則丙辰留  
部考者孰是完局之期自丙辰一浴不下則  
來春擬留部者更貽積薪之深患矧以堂堂  
天朝見官省臺者若晨星可數侍班無人設令狡  
夷偵探有不藐視我中國虛無一助而雄心  
滋逞者乎閱至經略疏中語有不令大小臣

工汗而怖心者乎我

皇上聰明度越千古豈不知天心

祖靈託鳴震以豫告豈不知保泰維艱藉英賢以  
自翼豈不知省駁臺糾察時危而亟用若謂  
奴酋縱強盛未必披猖至此而如天福德每  
援以自慰縱逆我顏行不崇朝撲滅之易耳  
未暇思天下事倖不可以屢徼安不可以常  
恃鳴震在

祖靈左右者是何侵祥地震危遼同日者是何妖

異豈以人言張皇爲太過將地道告災抑無  
徵耶臣不得其解矣臣於此猶鯁鯁有過計  
焉一方騷擾干戈則四方必受其累一鎮外  
迫夷虜則寰宇必貳其心昔秦力疲於防胡  
而後陳勝吳廣漫談隴上之志隋力困於征  
遼而後李密王世充旋恣草澤之雄卽今大  
江以南在在若積逋之繇追人人思爲亂之  
豪逞而山之深澤之廣其間嘯聚乘釁尚有  
不忍盡言者南國大小臣工無不用是凜凜



推之中原推之遐方可又知也我

皇上於狡酋初叛議兵則下議餉則下議將議馭  
將而賜劔者又下獨於用人備緩急之數若  
置之若不置之若忘之若不忘之是時已屆  
泰極之否尚不急包荒憑河之才也世已當  
旣濟之極尚不急濡首衣袂之相也如起用  
熊廷弼劉國縉真擽身命忠

社稷之貞臣尚不急廷議公論之推也臣以爲群  
臣言之而焦唇敝舌原非過計在

聖明聽之而轉圜受言尤爲長策自古祈天永命  
拯黔之謨與消災應變之方恐未有舍用人一節  
可以圖治者未有不拔貞良任省臺可以備  
奔走禦侮之用者是在

皇上自爲宗社生靈計自爲回天法祖計於前後  
考選諸臣卽畱神速允將忠義盈廷而謀猷  
自廣手足弘資而腹心彌康以援危遼而保  
皇十國祚直轉移間事耳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田生金題爲遼左夷氛方

熾邊臣勝筭宜收謹瀝愚衷以佐萬全以祈  
聖鑒事臣惟奴酋發難三韓沾危

聖明方厯旰食之憂臣子共奮請纓之義一切籌  
兵籌餉

廟堂已有成謨而局內之所敷陳局外之所條  
議蓋詳哉其言之矣臣雖未諳軍旅之事其  
于奴酋始末遼左情形則嘗有概于中者安  
敢無說而處于此謹按奴酋本教場他失之  
余孽自李成梁爲之請封掩有建州諸夷之

地兼併南關仄以諸部而奴始強奴以貢市  
愚我我貪其虛名而彼獲其實利所得賞賜  
參貂之貲無筭而奴始富奴有戒心于我遠  
交近攻讐北關而結宰賽等爲心腹而撫遼  
者方以搗巢爲奇捷日挑釁于西虜以樹我  
之仇而益奴之黨而奴益無所顧忌頃一舉  
而覆軍殺將再舉而三堡不守又再舉而清  
河被克逆酋之焰似不可嚮邇矣然以臣料  
之奴地雖廣橫直不過數百里僅敵漢一二

大縣且自東北一路之外四面皆我圍城此  
與釜中之魚何異奴兵雖多其精者實不過  
萬人特托名數萬以虛喝邊人耳我所調各  
鎮精兵及諸將家丁遼陽募卒何啻數倍于  
奴乃畏奴哉奴恃其步兵履險如夷而北關  
馬兵亦足相當借云深山峻嶺無所須騎而  
彼能步來我亦能步往我更佐以火噐奴將  
披靡不支未見奴不可勝也奴輸其金帛賄  
結西虜與我爲難奴之力有限虜之欲無窮

彼且岌岌乎自敝矣我亟收虎抄等酋以伐  
其交而招致東北江夷以散其黨使其勢孤  
援寡願此失被而奴可滅也奴勝而驕我敗  
而奮我兵勢旣合奴氣力自分我利于分道  
以攻奴難于併力而應頃者朝鮮助兵已有  
明旨誠令其督兵一萬扎奴東界姑且堅壁不戰  
奴不得不分兵以守也又令北關悉舉而南  
擊奴後背奴又不得不分兵以禦也奴貪而  
無親父子之間尚如秦越聞南關諸部憾奴

之誘奪其地其頭目在奴中者嘗有恢復之志我四出榜牒藉爲內應奴又不得不分兵內顧也奴與我角逐于原野其技幾何矧今夙將勁兵陸續出關惟我所調遣我以開鐵一枝攻其西北寬奠鎮江合兵攻其東南清河一路攻其南而大師建旗鼓自西南從撫順關入挨排而進得尺則尺焚其柞械搜其埋伏抵其巢穴使其進難決戰退難自完而奴可滅也夫以奴之伎倆如此我之勝勢如

此自非平居踈玩臨事周章如李維翰其人者俾之伏鉞臨戎似皆可得志于奴矣

皇上採廷臣之議起用舊撫楊鎬經略遼左又從部科之請賜以尚方之劍雖敗問踵至而委任愈專可不謂異數哉夫鎬之撫遼也曾以可母林之役經臣彈劾當時議鎬者微獨臣一人卽科臣趙興邦亦駁其僞功矣然鎬之才足以辦遼職實不欲沒其所長但臣所進于鎬者其說有四敢爲



皇上陳焉一曰本之以忠夫事君勿欺聖訓昭然  
而掩飾鋪張邊鄙故習臣願經略于君父之  
前一稟赤心承事一切邊報寧從其實毋以  
貪功之念襲粉飾之文若宋臣狄青所謂寧  
失智高不敢誣朝廷者可法也一曰行之以  
正夫貞臣之事君也苟有利于社稷何暇顧  
其私圖職願經略舉動務爲正大光明以自  
昭其純白之義母蹈旁蹊曲徑以自分其敵  
愾之神若唐臣子儀之御朝恩雖至多方激

怒而終不少假借可法也一日持之以公武  
侯之于馬謖至于垂泣斬之法之所在雖親  
暱誰敢貸焉經略三蒞遼矣既有并州之誼  
寧無香火之情職願其斷棄私交堅持軍法  
如其有功雖踈迭勿遺也如其有罪雖素暱  
勿貫也賞罰旣公人心自服一有偏係則羣  
議隨之矣一日擊之以斷裴度之平淮蔡有  
云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千載  
而下生氣凜然逆奴播惡滔天罪在不赦今

惟有滅此朝食庶足舒華夏之氣而振

朝廷之威卽奴陽爲恭順悔罪求款其不可苟  
且結局無疑者頃見經略以張許自期其氣  
甚壯然使經略爲張許而遼左之事去矣且  
奴之事勢當不至此則亦何至爲張許也職  
願經略永堅初心誓不以賊遺君父雖遲速  
進退之權不從中制而乘此兵力旣集之時  
鼓行而前直縛奴酋致之

闕下斯不亦一時偉伐哉有如遷延不決坐失

事機使奴得且耕且守逆我顏行則殊負在  
廷推轂之意而亦非經略所以自處也以上  
四事皆經略所當深念者至于李如栢世受  
國恩自宜捐糜圖報頃者清河之衄幸徼寬  
政可謂厚幸且奴有今日誰實遺之則其所  
以蓋父之愆雪國之耻宜不待臣言之畢也  
然職尤有說焉克敵在權馭將以武

肅皇帝時賊臣仇鸞通虜內犯直薄都城

肅皇帝震怒面集廷臣親謀退虜天威震疊士氣

自倍虜竟不能大逞而去邇來喪師失律者  
但恐死于夷耳不死于法也邊事安得不壞  
夷虜安得不訑哉臣願

皇上延見諸臣講求長策俯

俞臣請大發帑金以沾軍餉更祈先罰後賞寧以  
重典起今時之敝毋以姑息生怯懦之階遼  
事其猶可爲乎

○原任援遼總兵今奉繫候勘麻承恩題爲乞覆  
守援真情并准戴罪殺賊以責後效以勵人

心事查得臣自本年四月十九日先准開原  
道馮叅政手本防守開原奴酋于四月十五  
日計襲撫順聞砲疾馳三百餘里十七日寅  
時到彼與頗廷相尤世功合營嚴壘以待大  
兵及十九日張承胤兵到奉集堡恩方會兵  
共擊李巡撫差夜不收宋得功執令箭調守  
清河臣帶夜役面令張承胤合兵同進承胤  
堅持都御史之令萬一清河有失擔子誰担  
拒之甚嚴至形于色彼時以東州馬根單並

陷清河岌岌震憐巡撫調守未必無見遂半  
夜驅兵潛渡此爲掉臂乎爲不得已乎旣而  
撫順喪師清河保全不致破竹而東伊誰之  
力李巡撫卸罪于臣之掉臂不知列營以待  
者何意直待大兵雲集而去之不知宋得功  
爲誰之夜役令箭爲誰之令箭不知當日清  
河爲生地爲死地今以六千主客兵守之而  
被尅則昔以七百孤兵而保全者功罪相懸  
情事易察也故經略軍門前䟽謂倉皇誤傳

已明見至隱矣此臣先守清河之害也迨六月內經略軍門從開原道馮叅政之請專牌行臣駐守開原督練主客兵七月二十三日辰時報圍清河臣急策應于二十四日巳時抵奉集堡計程二百八十里清河早陷于二十一日矣此時李如栢屯兵咸寧營與臣聯兵拒守賊列山峽誘我兵進臣等會攻賊據當關之險我無列騎之途賊或建瓴而下北之駿陽南之遼陽俱屬可虞之地是以嚴兵



扼吭不緣破甑之清河併踈完璧之遼潘相  
持三晝夜會議五六次不但賊終未敢離山  
格戰且使賀世賢得以耑力夷巢賀世賢以  
奇出勦而免寬馘之攻臣與李如栢以正拒  
堵而全遼潘之地功亦相當直至二十六日  
又奉經略軍門令旗令牌督備開原兵將仍  
以軍法從事於戰守違玩者李如栢又以慶  
雲遊擊竇永澄飛報西虜因得革兒自奴酋  
寨回巢說奴酋要攻開鐵先尅中固會臣提

兵北防卽於是日北赴開原李如栢移駐奉  
集守堡孟國英可問也止緣客將無塘報之  
例按院無據而知僅差夜不收任得功報策  
應乃經略軍門自廣寧東行途中諭勿亂報  
本役又持按臣策應之報而回臣禍從此基  
矣假使策應未至同戰不力委駐瀋陽開報  
北走如按臣所叅退縮何辭百口何辦不然  
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大虜不以五萬餘  
騎直犯平虜地方乎臣以主客三千冒圍血

戰迄今五載無犯誠得戰地耳今之清河險  
已阻絕騎不成列彼已當關我難挑戰臣與  
李如栢議保遼瀋不欲爲張承胤之續耳與  
損國威者勢不同也此臣後援清河之實據  
也總之閩外機宜呼吸變幻不寬啣勒罕望  
成功矧按臣原疏猶以革任爲重繼之議勘  
豈非存一疑案乎以故板中山者不省盈篋  
之書羈西戎者專任三敗之將令臣前有馳  
驅七載微勞後有保全三城劣狀而竟罹此

奇禍當臣被逮無怪從征士卒環堵悲號同舟諸帥執袂長泣矣然而世受

國恩寧忘裹革徒繫而死豈甘瞑目奴酋變起凡囚者戍者廢者

皇上未靳使過之典臣遭疑劾事由外勘罪案未成昭明有待仰知

皇上仁慈必不獨靳卽今臣之弟姪俱受征奴之任調到諸將半係舊屬之僚舉願與臣誓死滅此伏望

皇上垂念寇在門庭未宜遽奪非臯之弁一面容  
臣候勘一面亟釋臣繫乘茲進勦共圖滅賊  
如臣而効立湔已往之誣固臣之志亦臣之  
幸如其不効請事上方之劍惟君之

命臣復何憾蓋以踈遠孤臣不敢望專任之異數  
惟祈施一視之殊恩使得畢事于封疆免作  
繫死之冤鬼豈止鼓忠憤之氣抑且足懾奴  
酋之膽矣臣不勝哀懇控籲待

命之至

兵科叅看得國家有使過之仁必酌其過有可  
使者不然三尺之法無赦人臣有贖罪之例  
亦必酌其罪有可贖者不然一面之網難開  
麻承恩責任援遼封疆任重賊在撫順乃掉  
臂于清河矣賊在清河乃又竄身于開原矣  
全軀之智則明禦虜之功罔效

聖主赫然震怒逮繫京師此正惕勵人心之秋震  
疊疆場之日也雖麻承恩叩

九閭徼天地之恩以圖桑榆之效當今大兵四

集討賊有日將不用命則士不効死自清河  
之失寬一李如栢而麻承恩且求比如栢之  
例如承恩再寬則後來逗遛觀望者又不比  
例于承恩乎顧退不死于國法誰復肯進死  
于彊場遼之大事從此去矣麻承恩既奉

明旨勘明議罪則勘之已耳勘明而情有可原不  
妨酌議如其罪無可宥法在不赦安得少假  
以滋倖竇夫需者事之賊也况關軍國之大  
者乎此段公案亦且無難勘者則亦無所用

其需計一月之內斷乎當報

上命也抄出速之

故曾藉收其罪無可容或奔不赫安詳也

即旨轉即籍罪無轉之已耳轉即而辭亦而然不

于豈惡也之大事以此去矣和承恩賜奉

國于承恩乎賜之不取于國太精對肯取

聖主國收承恩再望博對來豈豈望皆又以此

之夫實一本收而和承恩且求其收亦不

以集精類亦甘採不用命佩士不校原自取